

永樂大典

卷一萬八千二百
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八

十八漾

將

天生神將

宋史外國傳夏國主弟察哥見劉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常避其鋒謂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

謹有機畧善撫馭士卒臨戰輒勝在蜀有威名號神將

國之神將

馬明史實寶錄唐常袞為馬璘神道碑曰以忠

才而親重有降侯之遇也以簡質而倚愛有吳漢之信也所謂國之神將朝之蓋臣

神通大將

新唐書李嗣業傳

業授右威衛將軍從平石國及突騎施以跳盪先鋒加持進虜號神通大將

干城之將

孔叢子子思居衛言苟變於君曰其

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百八

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材良工不棄何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為棄干城之將此不可

二將協將

資治通鑑周世宗紀張永

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二將各帥重兵衆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從容燕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腑俱為將帥奚相疑若此之深邪永德意乃解衆心亦安宋許應龍東湖

集真宗朝平契丹其將李繼隆馬知節高燧契丹既請和召宰相樞密安於行宮時李繼隆石保吉預焉保吉曰臣荷驅策俾還我寇雖動運聖器

然布陣使人皆繼隆指畫繼隆曰契丹敗殘皆出宸謀然分憂用心躬率將士不如保吉上曰將士如此協和共圖勦業軍旅之事朕復何憂以巨

觴賜之高宗朝劉光世韓世忠朝鮮上曰有告朕光世與世中有小嫌何足校縱有睚眦今日

捕盜將

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初朕為之宜釋感泣再拜

閩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遂帥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討平之

密捕亂將

永樂大典

卷一八二〇八

聖賢言行故事宋蘇頌字子容守杭州一日燕有美堂堂石有美閣將兵
結集謀害官吏郡人喧傳恐懼不安公談笑自如自如謂如平常之時不
為史動也密諭兵官示其意於頌兵者捕首領十數軍捕收獲也

節將

西漢書衛青傳元朔六年青出定襄擊匈奴右將軍蘇建盡亡
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閭長史安

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新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
明將軍之威閭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軍
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
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
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教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其歸於天子
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人臣不收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因建詣行在
所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新唐書崔光遠傳光遠為魏州節度
使初郭子儀與賊戰汲郡光遠載率汴師千人援之不甚力及守魏使將
軍李處奎拒賊子儀不救戰不勝奔還賊因傳城下詭呼曰處奎召我而
不出何也光遠信之斬處奎處奎善戰衆倚以為重及死人益危魏城經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八百

二

袁知泰能元皓等完築牢甚光遠不能守夜潰圍出奔京師帝赦其罪拜
太子少保太平御覽在約古今與服注曰得賜黃錢則斬持節將太平廣
記印黎之間有淺蠻馬世襲王號曰劉王楊王郝王歲支西川衣賜三千
分俾其領雲南勅靜雲南亦資其現成都盈虛持兩端而求利也每元戎
下車即率界上酋長詣府庭號曰奉元戎上聞自謂威惠所致其未參問
潛稟於都押衙且侯可否或元戎慰撫大將間稍至申方即教其紛紜時
帥且多是文儒不欲生事以是都押衙之亦要姑息變遷過凌若無事障
抑此之由也王建始鎮蜀絕其舊賜新都押衙山行章以今之印映之尚
不立一墩不成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本年命大將許存征蠻馬三王渡瀾
軍橫於是召三王而斬之時號英斷也昔日三王之患非不知也時不利
也故曰有非常之功許公之謂也先是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經過咸
都曉五天胡語通大小乘經律論以此天竺與雲南接壤欲假途而還為
蜀察事者識之繫於成都府具得所記朝廷次第文字蓋嘗
入內道場也是知外國來廷者安和非軒細乎出北夢瑣言

斬通賊

將

新唐書張巡傳巡拜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至德二載祿山死
以賊合兵攻睢陽乃勵士固守時太守許遠將李滂救東平遂叛入

賊大將曰秀榮潛與通或以告遠曰夜出戰以碧帽為識視之如言蓋履其氣遠輒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于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通鑑紀事本末傳宗中和

小士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中丞
三年春三月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愬為廬州刺史行愬本廬州牙將勇敢累百戰功都將忌之白刺史即知復遣使出戍於外行愬過解都將以甘言悅之問其所須行愬曰正須汝頭耳遂起斬之
拔城斬將 新唐書楊行密傳行密討弘農郡王帝惡武昌節度使杜洪與朱全忠合手詔授行密江南諸道行營都統討洪汴將朱友恭

彝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戰泗州全忠懼章守黃州聞友恭至南走武昌柵行密遣將馬珣以樓船精兵助章守友恭火樊港章據險不待前友恭擊崖關道以強弩叢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章率軍薄戰不勝友恭斬章拔其

壁 **違令斬將** 射錄于武議篇曰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矣非吾令也斬之
救斬二將 趙希循會心錄章丞相得表世家泉州高祖仔事閩馬建

永樂大典卷萬千二百八

三

州刺史遂居浦城其夫人陳氏有智識行嘗出兵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救之得免二將後任南唐為將攻破建州時仔已死矣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遣夫人并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屠城夫人植旗于門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及其金帛棄旗弗受曰若幸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眾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不屠城
怒斬守將 齊東野語杜克之駐建宜興命親將守之飛兵出不利夫人密諭親將是精銳其敵糧潛為策應之備未幾飛軍還即入教場呼問之曰汝欲何為曰聞大討軍小不利故擇敢戰之士以備策應此男女孝順耳飛曰吾命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動汝今不待吾令擅自動搖是無師律也立命責短狀將大懼祈哀吐實謂此非某所自為蓋夫人亦曾有命耳飛愈怒竟斬之

追斬金將 宋史牛皋傳為神武後軍中都統領時偽齊驅甲騎五千薄廬州皋遂謂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為見犯眾皆愕然不職而潰岳飛謂皋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皋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相半斬其副都統及千戶五人百戶數十人軍聲大振廬州遂平

矯詔誅將 唐書杜黃裳傳郭子

儀辟黃裳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除誅矯詔誅

大將以勳衆心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

誅悍將新唐書王弼傳弼兼御史中丞招討處置使時吐蕃入寇郭子儀悉河中兵東遣召弼為河中少尹領節度後務悍

將凌正數千法不送約其徒夜斬關逐弼弼覺之陰亂誅大將

新唐書王滋傳乾寧三年滋領侍衛諸軍是時誅王行瑜而李茂貞願以

兵入覲詔滋與諸王分統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衛京師天子將狩太原

韓建道迎之留次華州建畏王等有兵遣人上急變告諸王欲殺建脅帝

幸何中帝驚召建諭之稱疾不肯入救滋與睦王濟王韶王彭王韓王沂

王陳王謁建自解建留軍中奏言中外異體臣不可以私見又言晉八王

擅權卒敗天下請歸十六宅悉罷所領兵帝不許建以兵環行在請誅大

將李筠帝懼新筠以謝建盡諸叛納將

邊衛兵自是天子孤弱矣新唐書楊朝晟傳朝晟

邊游擊自將守寧州而御士克軍騎及張獻甫來代軍遂亂朝晟逃於郊

求身監軍請以范希朝為節度使希朝時已在京師明日朝晟出給衆曰

予未質所請之當也衆稍定朝晟結諸將謀誅首惡者居三日給遣人自

邠來曰前請報蘇張公已舍邠矣反者皆當死吾不願盡誅也第取首惡

者衆所謹於斬二百餘人獻甫遂入于軍中請誅二將

以希朝為節度副使而朝晟加御史大夫資治通鑑後唐

明宗紀長興三年吳越內牙指揮使富陽劉仁杞及陸仁章久用事仁章

性剛仁杞好毀短人皆為衆所惡一日諸將共詣府門請誅之元瓘使從

子仁俊論之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

乎吾為汝主汝當稟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衆懼而退乃以仁

章為衢州刺史仁杞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請誅驕將

書告訐者元瓘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宋史楊

時驕將張彥澤鎮涇原恭毅從事張式朝廷不加罪昭儉上疏曰陛下臨

御以來寬仁大甚徒置兩司殆如虛器遂令節使慢侮朝章屠害幕吏始

訖寬於丹陽反執送於本藩苟安跋扈之心莫恤抑議誅奔將

寬之若願回春斷誅彥澤以謝軍吏由是權臣忌之

資治通鑑後周紀顯德元年三月周師與北漢兵交戰周右軍將樊愛能何

徽引兵先遁及聞周兵大捷與士卒復還帝欲誅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

未決畫卧行宮帳中張承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受命素無大功
奉旨節級望敵先逃元未塞責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
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受敵徽及
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
遁正欲以朕為奇貨實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
之既而以法不可遂并誅之而給棺車歸葬自是將卒知懼不行姑息之
政矣五代史補世宗之征東也驛以高平劉崇兼契丹之衆來迎戰時帥
多持兩端王不利親軍帥樊愛能等各退劾世宗赫怒躍馬入陣引五十
人直衝崇之牙帳崇方張樂飲酒以示閒暇及其奄至莫不驚駭失次世
宗因以奮擊遂敗之連奔於城下凱旋駐蹕潞州且欲出其不意以誅退
劾者乃置酒高會指樊愛能等數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
兵者也然退劾者無他誠欲將寡人作物貨實與劉崇耳不然何寡人親
戰而劉崇始敗耶如此即卿等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宜其屈膝引頸以
待斧誅言訖命壯士擒出皆斬之至於立功之士亦於是日行賞自行伍
拔出為軍廂主者甚衆其恩威並著皆此類也初劉崇未拔於契丹得騎
數千及觀世宗兵少悔之曰吾觀周帥易與耳契丹之衆宜勿用但以本

永樂大典卷萬八千二百八

五

軍攻戰自當萬全如此則不惟破敵亦足使契丹見而心服一舉而兩
利兵之機也諸將以為然乃使人謂契丹主將曰柴氏與吾主客之勢不
煩足下餘日敢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洎世宗之入
陣也三軍皆奮勇爭進莫不一當百契丹望而異之故不救而崇敗論者
曰世宗患諸侯之難制也久矣思欲誅之未有其彙高平之役可謂天假
故其斬決而無貸焉自是姑息之政不行朝廷始尊大自非英主其孰能
如是哉晁景迂集新將 新將新誰將今多樊愛能庶幾威國俗聊可警
邊僧而唐廷焉仲無紀律晚年人稱焉是和尚縛虎何堪責騎猪尚不
勝將軍如自治 請刑將帥 道學名臣言行錄淵聖嗣位楊仲立
遣寇有先登 乞對曰上皇升袂託以倦勤避位而
宰執執遷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而大臣首為竄亡自
全之計陛下何賴焉乞正典刑重賞為三路總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置
而不問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
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關人提舉履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
諫殺二將 資治通鑑高宗儀鳳元年大理奏左威衛大將軍權
善才左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罪當除名

永樂大典

卷一八二〇八

上特命殺之狄仁傑奏二人罪不當死上作色令出仁傑曰犯言直諫自古以為難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以一株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

給卒殺將

新唐書宗室傳李國貞乾元中由長安令遷河南尹史思明寇東都李光

弼壁河陽國貞率官吏西走陝數月召為京兆尹上元初拜劍南節度使尋加晉絳慈隰沁等州觀察處置使既至糧乏而所儲陳腐民貧不志遽獻上書以聞而軍中譏謗突將王振來眾怒給曰具春鍾以待役事眾皆怒夜燒牙門左右奔告請避之國貞曰吾被命為將其可棄城乎因請乃逃獄中振引眾劫取之置食其前曰食是而後其力可乎國貞曰與爾等方討賊何事彼為正緣儲食屬儉已請諸朝吾何所負眾服其言且引去振曰都統不死吾曹殆矣遂害之并殺其二子及三大將有詔以郭子儀代之子儀至振自謂且見德子儀怒曰汝臨賊境而害主將賊若乘虛是無絳矣又欲為功乎即斬以徇

夜飲殺將

資治通鑑昭宗乾寧元年朱全忠遣軍將張從晦慰撫壽州從晦陵俊刺

史江彦溫而與諸將夜飲彦溫疑其謀已明日盡殺在席諸將以書謝全忠而自殺軍中推其子從頊知軍州事全忠為之腰斬從頊

擅

殺大將

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年春正月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任圜權知留事以侯益知祥諸軍部署已定是日

馬彥珪至以皇后敕示繼岌繼岌曰大軍重發彼無霧端安可為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且主上無教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塗為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搥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官澄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教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獨不能思之至洛陽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燔為教書用熾印宣之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澄陽張礪詣魏王府恸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崇韜總軍政

殺骨鯁將

唐書藩鎮傳李實臣字為輔封

枉殺大將

宋史何鑄傳鑄拜御史中丞先是秦

隴西郡王晚節尤猜忌殺骨鯁將辛忠義等二十餘人籍入其資

槍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忌槍惡其異已欲除之脅飛故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理獄先命鑄鞠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

永樂大典卷一八二〇八

六

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供無驗請察其
冤白之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請曰請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
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
語塞改命萬俟卨飛死獄中子雲斬於市 **追殺名將** 山居新話
兒乃太平王將佐後至元年殺唐其勢大夫于宮中外未之覺也因其餘
黨皆在上都東門之外伯顏太師慮其生變親領三百餘騎往除之刺刺
望見塵起疑有不測乃入帳房中取手刀方箭帶之上馬過諸途短兵相
接而以其手刀揮之將近伯顏太師之馬而刀頭忽自墜地遂逃以北追
回殺之且刺刺名將也豈有折刀之說後詢其故乃半月前此刀
曾墜地而折家人懼其怒虛裝於鞘中事非偶然豈人力可致 **杖死**

郎將

資治通鑑唐玄宗天寶六載初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倚氏人
封常清少孤貧細瘦顏目一足偏短求為仙芝僕不納常清曰
侯仙芝出入不離其門凡數十日仙芝不待已留之會達奚部叛夫蒙靈
啓使仙芝追之斬獲器盡常清私作捷書以示仙芝皆仙芝心所欲言者
由是一府奇之仙芝為節度使即署常清判官仙芝出征常為留後仙芝
乳母子鄭德詮為郎將仙芝遇之如兄弟使典家事威行軍中常清嘗出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百八

七

德詮自後走馬突之而過常清至使院使召德詮每過一門輒闔之既至
常清離席謂曰常清本出寒微郎將所知今日中丞命為留後郎將何得
於眾中相陵突因叱之曰郎將須斃死以肅軍政遂杖之六十面仆地曳
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及因以狀白仙芝仙芝覽之驚曰
已死耶及見常清遂不復言常 **杖殺小將** 續世說憲宗時柳公
清亦不之謝軍中畏之惕息 綽為京兆尹公綽初
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
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侍罪京兆京兆為軍教師
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令非特慢臣也知杖無
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
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 **杖殺**
左右巡當奏上無以罪之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軍將

王莽子聞見錄李公石在中書京兆尹薛元賞秉公慷慨直道
不回執法而行孰頑權勢或宰輔失政必面爭之嘗詣石於私
第先是百僚將至宰相宅前駟不復呵夫元賞既下馬也石未知之方在
廳所若與人訟競者元賞問馬左右對云軍中軍將元賞即排闥而進曰

相公朝廷重自天子所委任四夷八蠻朝貢以時陰陽克序百姓以安百
執事叶以輔佐無敢卑借昇絀賢不肖功賞罪罰皆相公之任也固不輕
且重矣安有軍中一將而敢無禮失貴賤之序紀綱之紊恒必由之苟朝
廷而然猶望相公整頓頽壞宜有其源穿鑿自相公始得無痛哉即拂衣
疾趨而去既上馬頰謂左右曰適無禮軍可擒於馬下橋祗候元賞此至
則袒脅聽之矣時中尉仇士良威權煥灼中外其儕類已有訴之者官官
連聲傳士良命曰中尉屈大尹元賞不答曰有少公事當以繼至即命杖
之克斃於木下士良大怒元賞乃衣白衫請見士良士良出曰懲措大軍
中大將可杖殺乎元賞即具言所以無禮狀且曰宰相大且也中尉大臣
也彼豈可以無禮於彼乎國家之法中尉所宜保守一旦壞之願不惜乎
某已衣白衫惟中尉命士良以既殺其將
也無可奈何即命左右取酒歡飲而罷
馬殿用高郁蒙而楚以強荆南高季昌聞之嘗使謀者問殿殿不聽及殿
子義聲用事諫云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為亡馬氏者必郁也義聲素
愚以為然遂奪郁兵職矯殿令殺之明日吏以狀白殿拊膺大哭曰吾老
荒如此而殺吾勳舊殿語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殿卒

永樂大典卷萬八千二百八

八

請赦降將

通鑑紀事本末初契丹降將李楷固務整者有司
責其後至奏請赦之狄仁傑曰楷固等並驍勇絕倫
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為我用矣請赦之所親皆
止之仁傑曰苟利於國豈為身謀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
楷固為左鈴衛將軍務整為右武衛
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不殺降將

新唐書李愬傳
愬得賊徒將李
祐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為容待間召祐及李志義屏人語至夜
艾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人為突將自教之
會兩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為不殺祐之罰將吏雖然不解愬力不
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邪則械而送之朝表
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
馬使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請將乃不敢
言由是始定
殺朝鮮將
西漢書朝鮮傳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
襲蔡之謀矣
論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臨涇水
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水馳入塞遂歸報天
子曰設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
述律后

殺將

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元年。秋七月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將及首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

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失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射虜大將

江少虞。魏元王吉嘗從都監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卒遇虜數萬騎。中貴人惶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患不得死。何不且合王吉與虜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數人守中貴人。曰。貴人有不虞。當盡斬若屬。因將所部先登。射殺虜大將虜衆大潰。衆軍乘之。虜墜崖死者萬餘人。

請追賊將

資治通鑑唐肅宗至德二載。元帥廣平王儼將朔方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與賊戰。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賊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驚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儼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儼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來。還為我志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旦也。儼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連明謀至。守忠歸仁與張道儒田乾真皆已

遁。擊擒賊將。新唐書趙舉傳。舉為陳州刺史。以黃巢入長安。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培城。疏塹實倉庫。時粟薪為守。計民有貧者。悉內之。繕甲兵。募悍勇。悉補子弟。領兵巢敗。果東奔。賊將孟楷以萬人寇項。舉擊擒之。僖宗嘉其功。累遷檢校司空。

擒殺降將

五代史李金全傳。金全為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北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為唐州刺史。金全未至。暉南走。為從進兵所殺。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資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為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即以

堂上擒將

戰國策蘇秦說齊閔王曰。金全為安遠軍節度使。入於秦矣。此臣所謂比之堂上擒將戶。

舞稍擒將。五代史後唐李存孝傳。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李護攻李罕之於澤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侍太原。以為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圍

內。叛賊於樽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百八

九

大原沙陀將無完以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未完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關梁統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奔稍擒之李讓敗走

生擒大將 舊唐書某王元吉傳武德四年太

王世充於東都世充出兵拒戰元吉設伏擊破之

斬首八百級生擒其大將樂仁昉甲士十餘人

縱俘擒將 資

通鑑昭宗天復元年十月先是李神福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領全武等列

八寨以拒之至是神福獲杭俘使出入卧内神福謂諸將曰杭兵尚強我

師且當夜還杭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某遣羸兵先行神福為殿使行

營都尉呂師造伏兵青山下全武素輕神福出兵追之神福師造夾擊大

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

不為敗將 資治通鑑 唐宗宗大中四

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

羅蘭真將兵於溪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軍於白土嶺婢婢遣其將尚

錚羅福藏將兵據臨善軍以拒之不利復遣唐離羅子燭盧擊力將兵據

麓牛峽以拒之華力請接兵拒險勿與戰以奇兵絕其糧道使進不得戰

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眾必潰羅子不從華力曰吾寧為不用之人不為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百八

十

敗軍之將稱疾歸鄆州羅子逆戰敗死婢婢糧乏留柘跋懷光守鄆州帥

部落三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恐熱聞婢婢棄鄆州自將輕騎五千追

之至瓜州聞懷光守鄆州遂大掠河西鄆鄆等八州殺其丁壯剽

則其羸老及婦人以梨實嬰兒為戲焚其室廬五千間赤地殆盡

諭降

資治通鑑唐德宗建中元年鄆州賊帥王國良本湖南牙將觀

蔡使辛京果使城武商以捍西原蠻京果貪暴國良家富以死

罪加之國良懼據縣叛與西原蠻合聚眾千人侵掠州縣瀕湖千里咸被

其害詔荆熟洪柱諸道令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及曹王阜為湖南觀察使

日驅疲吐誅反仄非策之得者也乃遣國良書言將軍非敢為逆欲救死

宥縱叛將 資

治

通鑑唐貞元元年李泌將至陝叛將達奚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

繼必宿曲沃將佐不使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

暉亦出謂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日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側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旬汝餘生汝為我賞版帶祭前使填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它也

論討叛

將

資治通鑑唐貞元十一年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吳少誠無功上言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

峽去荆楚以翦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罪盈惡稔為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

討誅叛將

資治通鑑唐憲宗元和元年以右

琳勅兵拒之表稱將士逼臣為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綬表請討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綬遣牙將阿跋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光進本出河曲步落稽兄弟在河東軍皆以勇敢聞辛巳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

唐憲宗元和二年李錡既反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道兵

上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百八
馬使張子良李奉仲由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常湖二將繼元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速取宣城吾輩何為隨之族滅宜若去逆效順轉禍為福乎眾曰許諾即夜趨城行立舉火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足匿樓下親將李鈞引稅糧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右執錡裹之以幕趨於城下械送京師稅糧蕃落爭自殺尸相枕藉唐元和九年吳少陽死元濟匿棗拒命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丘以備之勞費不可支夫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元濟不逆勅使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待入而還冊府元龜韓約為安南都護文宗太和二年奉州刺史王升朝背叛約發兵二千人討遂收奉州升朝及所結聚徒黨並各處置

擒獻叛將

新唐書劉知謙傳知謙子隱為封州刺史嗣薛王知柔伐領節度未至而牙將盧塔叛隱率兵奉迎知柔

直趨廣州禽塔獻之於是知乘
以聞昭宗拜隱本軍行軍司馬
不誅叛將 馮令南唐書長養傳

攻越戰于臨安禪將曹筠奔于越濟敗被執溫聞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為
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救筠莫之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毗陵

溫戰于無錫筠感溫前
料降賊將 資治通鑑唐肅宗乾元二年

言臨陣奔歸遂收越兵
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

部將雍希穎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俞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
使一人來却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

將莫諭其意皆切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
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

至柵下希穎阻塹休卒吟嘯相視日越依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
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穎日越然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夫李光弼得希

穎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穎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
以腹心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

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
勇過於日越聞日越
放降將 陸游南唐書建隆元年春正月

被寵任必思奪之矣
大宋太祖皇帝受周禪放江南

降將三十
罵降將 宋史本紀理宗寶祐二年六月利州王佐

四人來歸
堅守孤壘降將南永忠以兵薄城下佐罵

之永忠流涕而退
詔獎諭佐官一秩

不可為將 戰國策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

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

異日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

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焉從東方來更羸以

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
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
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墮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
拒秦
豎子能為將 史記陳轅傳漢高祖七年韓反上自往至

將也
邯鄲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乎對
曰有見四人四人謁上使馬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
以為將左右諫曰從人易漢伐楚功未備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

知陳師反耶耶以此皆歸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獨耶耶中兵耳吾胡愛四十戶封四人以封趙子弟皆曰善 **程李**

為將 兩漢家求李廣傳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不識故與廣俱以違大守將也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執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更

衛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更治軍薄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使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

志好為將 續後漢書曹彰傳操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志彰曰好

為將操曰為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當必行罰必信操大笑

長當為將 太平廣記王粲謂子

翁奴曰汝長大當為將應曰仲尼三尺意羞言伯道况承大人嚴訓敢措意所判乎

異日為將 太平廣記唐杜羔子

中喜少年時贈於財產他無所采取其與游徒利於酒矣其實蔑視之也一日同送迎於城外客有善相者登觀諸賓侶獨指中立曰此子異日當

永樂大典卷萬八千二百八

十三

為將矣一生大笑中立後尚貞原公主竟為滄州節度初李瑒之出鎮旗竿道折乃鐔殺其執旗者中立在道亦然杖之二十瑒竟無恙而中立卒

為宜殺之可以應 **待此人為將** 唐語林裴音公度少時齋寓洛中嘗乘驢入皇城上天津

其禍出上象子 橋時淮西用兵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傍橋住立相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法止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觀裴公驚愕而退有僕携書囊後行相

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將既歸其僕白之裴曰見我能鍾相戲爾其秋東府卿薦明年登第及為相請討伐淮西遂平後守

洛時對客每話 **自求為將** 唐新書李愬傳憲宗討吳元濟唐鄧

天津橋老人事 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為隋唐鄧

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愬能忍取政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眾信而安之 **擁旄為將**

唐李衛公集授王宰制王宰結髮從 **擁旄為將** 新唐書呂

軍擁旄為將一劍橫陣萬竿皆全

唐澤州東平人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君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權守者為大將入拜尚書左丞度支使

表子為將

資治通鑑周世宗紀唐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黙好施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

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至是有言克宏之不遷官者唐主以為撫州刺史克宏請効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苟不勝任必甘孥戮唐主乃以克宏為右武衛將軍使將兵

尊之為將

尚意譬喻論某視上為賈賤輩尊之則為將

酒宴將

五代薛史後唐郭崇韜傳莊宗御嘉慶殿置酒宴西征諸將舉酒屬崇韜曰繼及未習軍政卿久從吾戰伐西面之事屬之於卿軍發入大散關崇韜以馬箠指山險謂魏王曰朝廷與師十萬已入此中倘不成功安有歸路今岐下飛輓才支旬日必須先取鳳州故其貯積方濟吾事乃令李嚴康延孝先馳書檄以諭偽鳳州節度使王承捷及大軍至承捷果以城降得兵八千軍儲四十萬

酒結將

南軒語錄先生久止酒及鎮江陵欲結諸將心始與同飲酒酣謂之曰吾人須與朝廷辦此事

西督諸

將

五代歐史後周本紀乾祐元年河東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郭謹義常思等分討之拜郭威中書門下

典護諸將

荀紀漢王得陳平為都尉令典護諸將皆怒曰大五一且得楚之亡卒乃令監護長者王蓋任之

卧護諸將

晉書羊祜傳祜扶疾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平吳之後當勞聖

名冠諸將

相臺志度岳延代人也恭慎修謹善處危難之間道武嘉之與王建等俱為外朝大人參預軍國謀

畧士眾服其智勇名冠諸將

功讓諸將

資治通鑑昭宗天復二年十二月度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使其

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劉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圍韶州光稠自處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大破隱于城南隱奔還全播悉以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

偽下諸將

馬令南唐書義養傳徐溫初秉揚氏政宣州節度使李遇

心九不平温乃遣徐玠使越而道過宣州因說過入覲遇初許之玠乘酒
日君言入謁是良圖也不爾則為反矣遇怒曰君言過反且殺景王者誰
也温乃使榮再用族遇於宣州行容舊將人人自疑温因偽不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
功冠諸將 陸游南唐

書宋臣業傳正業父延壽從吳武王征討推堅陷陣功冠諸將
功最諸將 陸游南唐書何敬洙傳建州之役敬洙為

行營招討馬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討敬洙堅謂閩地僻陋不足勞
大兵文徽再譬之不得已而行及平建州敬洙功寂諸將然以功推王建

封無各邑拜得賜分諸將 宋歐陽公集資政殿學士范文正
楚州團練使公神道碑銘公待將吏必使畏法

而愛已所得賜資皆以上無以陣圖授將 宋歐陽公集觀
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文殿大學士吳

公神道碑銘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兼樞密使自公復
召用而趙元昊及師出陝西天下笑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

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禮遇諸將 宋史張栻傳栻徐知江陵府安撫
本路部類邊屯主將與帥守毋不

永樂大典卷萬八千一百八

十五

相下祇以禮遇諸將得其雖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士咸感奮
懾服諸將 宋史畢再遇傳再

張健唯恃勇桀驁再遇狀其罪于朝命以軍法戮之諸將攝服
總領諸將 續資治通鑑宋景定

領舟師五奏捷及新立洲之捷命夏貴總領諸將資精悍能夜視工劫
寨累有戰功軍中謂之夏爺爺少時以罪刺雙旗故又謂之夏旗兒理宗

嘗圖其形觀之身先諸將 金史李成傳成字伯友維州歸信人為安武
軍節度使勇力絕倫能挽弓三百斤在諸將

中最勇鸞號令甚嚴眾莫敢犯臨陣身先諸將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親視之不持兩具沾濕自如也
諂事貴將

東漢書宗室傳初李軼諂事更始貴將朱輔等殲其貴將 續通鑑長

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編宋神宗元豐五年上批付李憲等環慶路懷安等鎮寨規夏國諸監軍
司并僧道悉煎集期以七月會於胡盧河川欲寇涇原本路廣川平野最

為賊馬長驅奔軼之地加之昨行營出塞磨移之捷殲其貴將虜中銜恨
最深謀報理或不妄若舉國入寇其大羊之眾不成三二十萬未知本路

何以禦之可大勝機宜博謀諸將加以帥府方畧前具以聞

射鵰都將

荀子宗室傳魏秦王翰孫幹善弓馬以騎

從明元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鵰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幹以二箭下雙鵰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為射鵰都將

蓬起之將

史記項羽本紀范增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蓬起之將皆爭附君

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

知兵之將

孫子將智信仁勇嚴也故知兵之將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將者國輔輔周國必強輔隙國必弱太平御覽蔣子萬機論曰知兵之將國之行主民之司命古者重之後世無遠焉呂望雖知孫武雖曉樂毅雖賢白起雖武夫齊之朽骨吳之糜骸燕之消酪秦之腐肉豈可鋪其糟粕復得生而使之哉固當出我民之最擇其智勇之長者

殺妻求將

資治通鑑

吳起為魯將齊攻魯起妻齊女魯疑之起就其名乃殺妻明不與齊也

殺妻食兵將

東漢書臧洪傳表紹

永樂大典卷萬八千二百八

十六

攻洪城城中糧盡洪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洪殺愛妻以食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

午軍取將

荀子富國篇午

其軍取其將若撥鷄午請曰午也周禮通人職云朝事之逆其實經其鄭云趨然妻今河間已北夷種參黃之名曰趨據鄭之說趨參之午藥也主聽弱故以喻之若撥鷄

欲劫使將

西漢書吳王濞傳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以故吳相

爰登為太常奉宗廟使吳王吳王弟子德為宗正輔親戚使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登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登而留軍中

將不省兵

欲劫使將登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登得夜亡走梁西漢書蓋錯傳錯上言兵事兵法曰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裊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師古曰省視已

撫髀思將

史記馮唐傳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文帝輩過問唐曰父老何

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巨鹿下令吾每飯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

尚不知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撫解歡曰：嗟，中山王督將，魏書魏

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中山王

英復除使持節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時郢州治中督榮祖潛引蕭

衍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衍州刺史姜悅嬰城自守。慧軌

城民自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衍將齊荀仁率眾守懸瓠。

悅子尚華陽公主主并為所劫。詔英使持節都督征南諸軍事。出自汝南。

世宗引英謂之曰：姜悅經御史和銓術，聞於簡授。故使郢民引寇，關戍外

奔義陽。孤窟有倒懸之切，王國之召虎威名宿震。故屈王親總元戎，掃清

氛穢。昔衛霍以匈奴之故居無寧歲，今南疆不靖，王不待以屢勞為辭也。

英曰：臣才非韓白，識闇孫吳。徒以宗室之長，頻荷推轂之寄。規畧淺短，失

律表師宜章子反之戮，以謝天下。陛下慈深念屢，愛等鍾牛使。臣得同荀

伯，再生明世。誓追孟氏以報復，為期關郢微寇，何足平殄。賊方暮，已在

臣目中。願陛下勿慮也。

為將畏懦 為明史實錄梁呂僧珍佐臨川王宏

下勿慮也。魏人知其不武，遣以中領。隋末杜伏威兵起，場帝遣右禦

衛將軍陳稜以精兵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遣以婦人之服。

不知為

永樂大典卷之萬八千二百八 十七

將 顧氏家訓勉學篇曰：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鎗強弓，便云我能慮。馬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鑿建興之妙也。

囚得將 唐小說：太宗慮囚見靖與語，固請於高祖免之。始以白衣從趙郡王南征，靖已漢擒蕭銑蕩一揚，越師不留行，皆靖

之力也。**斃其一將**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四年三月，秦王世民入武牢，去寶建德之營三里許，建德遊兵遇之，以

為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

有斃者，於是**天運可將** 太平廣記：唐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不敢復逼。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准西

貢無五色玉，今貴安西諸蕃蕃言比常進，皆為小勃律所劫。上怒欲征之，

群臣多諫，獨李林甫贊成上意，且言武臣天運，謀勇可將，乃命天運將四

萬人伐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八